

武俠精品

天涯浪子

上

台灣◎陳青云

内容提要

“天涯浪子”韦烈遵照先辈嘱托,踏入江湖寻找“延年宝籍”,路遇如花似玉的“凌云山庄”千金司马茜,彼此一见钟情,情投意合。但司马茜已被父亲司马长啸许配给了自己的师兄“梅花剑客”方一平。此人阴险卑鄙,司马茜拒绝与之成婚。方垂涎师妹美色,为霸其身,竟勾结武林败类将司马茜绑架囚禁,恣意摧残凌辱,致使其变成“痴女”。

韦烈广结天下义士,面对大造门等邪恶势力殊死搏斗,他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恶贯满盈的方一平如何下场?请读此书!

目录

第一章	宝镜风波	(1)
第二章	名花有主	(35)
第三章	邪恶之徒	(61)
第四章	情天惊变	(89)
第五章	蒙头怪人	(119)
第六章	阴谋诡计	(152)
第七章	芳踪难觅	(181)
第八章	红消香断	(222)
第九章	薄命双姝	(235)
第十章	悲伤往事	(271)
第十一章	仁心赐药	(322)
第十二章	春梦留痕	(343)
第十三章	捕妖捉鬼	(369)
第十四章	杀人工具	(391)
第十五章	天魔之舞	(413)
第十六章	调虎离山	(439)
第十七章	力挽狂澜	(462)
第十八章	奇缘巧合	(483)
第十九章	弱肉强食	(507)

第二十章 以牙还牙·····	(528)
第二十一章 魔爪横伸·····	(555)
第二十二章 蒙面怪客·····	(574)
第二十三章 戴面具的女人·····	(599)
第二十四章 扫穴犁庭·····	(624)

第一章 宝镜风波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这是大诗人杜甫咏怀一代名女王昭君的感人诗句，这里借用了他的后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

现在是黄昏，也有青冢，青冢正对着凄艳的落日，显得无比的孤凄。四周草色枯黄，唯独这孤冢一片青绿。有墓碑，碑上刻的是“爱妻路小青之墓”。墓前，孤立着一个英挺俊逸的年轻剑士，他脚前有纸灰和三炷残香，香未尽，还冒着轻烟。

一阵风过，纸灰飞扬，化作蝴蝶翩舞而去。

这年轻人想来已站立了很久，至少是一炷香时间，他脸上留有未干的泪痕，两只眼睛紧盯着墓碑上已忘了眨。

“小青！”他开口了，声音是干涩的：“我们结婚一年，你走了到今天也正好一年，小青，我……看你来了，风雨晨昏，你一定很寂寞吧！你生而善良，为什么竟遭天妒？小青，你一向胆小，而今独留荒野，你怕吗？可是……我无法陪伴你，想起来便心碎。小青你知道我来看你了吗？为什么不回答我？”泪水又告涌出。

晚霞更红，红得像血。

枯草里突地冒出两条身影，是两名劲装武士，在观察了一阵动静之后，互望一眼，彼此扬手。

一片蓝星，罩射向年轻剑士，是淬毒的暗器，涵盖的空间有三丈之广，即使是面对面，要想完全避开不让一点沾身也很难办到，何况他是背对敌人，而且正沉缅在哀痛之中，数不清的星点是交叉而发，威力更强。

年轻剑士木立不动，他没觉察吗？

蓝汪汪的飞蝗已罩到……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一道白森森的光柱突然出现在密密麻麻的星网中，是剑，由于没有拔剑的动作，仿佛那支剑本来就竖立在那儿。

“叮！叮！”之声一阵密响，白色的光柱变成了蓝色，似乎剑身有极强的吸力，把所有的蓝星全吸附在剑身之上。

令人丧胆忘魂的奇观。

两名武士转身想……

蓝色的光柱陡振，蓝星激射迸飞，而且只朝一方。

年轻武士没回顾，徐徐收剑。

“啊！啊！”两声，两名高级暗器手仆倒草丛。

“咔！”剑已回鞘，与暗器手仆倒是同时。

年轻武士仍盯视着青冢。

“嘿嘿嘿嘿……”声似狼嗥，刺耳之极：“果然不愧‘天涯浪子’之名！”

人影从左右后三方冒涌，不下二十人之多。

正对背后方向的人影中有一个中年黑衫人，是此行之首。

年轻剑士依色纹风不动，像是已经僵化了。

来人迅速地布成了纵深配置的包围圈，间隔距离各八步，

互相错开呈三角形，如此，间隔变成了四步、八步一层，等于三层圈子，可以彼此策应，一望而知是一群经过严格训练的武士，战斗经验十足。

“韦烈，转过身来说话！”黑衫人又开口。

“你是谁？”

“区区姓安！”

“乌衣帮外二堂堂主安北斗？”

“不错，你江湖阅历不差。”

韦烈缓缓转过身，后面结了一层浓霜。

晚霞退色，逐渐暗淡下去。

“何事找上本人？”韦烈湛然的目光射了过去。

“想求证一件事！”

“什么事？”

“嘿嘿嘿嘿……”安北斗干笑了几声：“区区很明白你‘天涯浪子’韦烈真武士，从来不作假，所以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三十年前引起武林空前浩劫，飞将军李广的护心宝镜落在你的手上，有这事吗？”

韦烈微微一哂，当然，他这一笑是冰冷的。

“你没资格问！”

“哈！你说区区连问的资格都没有？”安北斗紧绷在脸上的瘦皮牵动了数下：“你韦烈未免太狂了吧？”

“你最好趁早带着人滚！”

“哈哈哈哈哈……”又是狼嗥的刺耳笑声：“如果区区不滚呢？”

“那就永远留下！”

“韦烈！”安北斗眼里射出阴残之光：“你看到了，这三层

圈子控制的范围是八丈，如果同时发射见血封喉的“黑杀钉”，到底是谁倒下？”

韦烈又是冷冷一晒。

“顽童的门道而已，用不着在本人面前卖弄。”

“你以为你有一百条命？”

韦烈不再应声，脸上现出不屑之色。

安北斗扬起了右手。

所有的武士迅速地各在衣兜里掏了一把，然后半扬曲臂后缩，作出掷发之势，这时可以看出全都戴了鹿皮手套。

“韦烈，你不考虑？”安北斗狞声问。

“嗤！”韦烈报以一声冷嗤。

安北斗上扬的手切下，这是攻击的命令。

像挟着狂风突然疾泻的骤雨，铺天盖地，“丝丝”之声响成一片，漫天星点猛射暴弹，刹那间天光尽掩。

几乎是同一时间，惨号之声震空而起，声声相叠，发自外围。

暗器落尽，天光重现，惨号声仍在继续。

一道白光已由左卷到了右边，白光过处没半个是站着的。

“住手！”一声暴喝破空传来，有如裂帛。

白光倏敛。

幸存的只有安北斗和另两名武士，但安北斗已在两丈之外，他身边多了一个瘦小黑衫老者，活生生一个猿公。

韦烈兀立现场，手中剑虚垂着，像一尊造型极美的天神，他竟然毫发无损，而且使乌衣帮众几乎全军尽灭。

两名侥幸留住命的武士木立不动，像是吓呆了。

那老猿形的老者面对安北斗。

“安堂主，你太胆大妄为。”老猿公声色俱厉。

“总香主……”安北斗有些噤嘴。

“擅自行动与抗命同罪你应该清楚。”

“可是……”安北斗退了一个大步：“属下是奉……”

“住口！”老猿公暴喝一声，闪电出手。

“嗯！”一声凄哼，安北斗倒跄了三步，身躯摇摇欲倒，两眼暴睁，抬起颤抖的手，戟指老猿公，厉吼道：“姜伯超，你……竟然假公济私，对我……下毒手，这命令本来是你这只……老猴精下达……”

“大胆！”暴喝声中劈出一掌。

“哇！”一声惨叫，口血飞进中安北斗飞栽丈外。

老猿公哼了一声，大步上前，到了两名武士站立的位置。

“总香主！”两名武士战战兢兢地行礼。

“服从乱命，帮规所不容！”左右出指。

两名武士只惨哼半声，双双歪了下去。

至此，安北斗和手下无一幸存。

韦烈冷眼看着这诡辣的一幕。

老猿公若无其事地步到了韦烈身前，抱拳。

“你就是‘天涯浪子’？”

“不错！”

“我们……是初次见面……”

“阁下想来就是乌衣帮总香主‘赛齐天’姜伯超？”

“老夫正是！”姜伯超火红的眼睛眨了眨：“敝帮一向纪律严明，对所属弟子从不姑息，安堂主擅作主张，对韦公子采取冒犯的行动律所不容，死者是罪有应得，希望韦公子勿记前嫌，今后仍是河井不相犯。”

“唔！”韦烈应了一声，心里却在暗骂：“你这只老猴精少跟我玩这一套，安北斗临死的半句话指出是你下达的命令，你分明是杀人灭口，连两名小角色都不肯放过，居然还堂而皇之地说这一番鬼话。”

“韦公子在此是……”

“本人不喜多话！”

“是！是！”姜伯超火眼连眨，真有点齐天大圣的味道：“老夫得传讯回总坛同时处理善后，告辞！”拱手一揖，飞纵而去。

韦烈吐了口长气，还剑入鞘，又步回小青墓前，喃喃道：“小青，我不该在你面前杀人，可是……我恨透了这些巧取豪夺，行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江湖败类。小青，原谅我，你曾经劝我退出江湖，但我……不能，我大事未了，现在只是起头，我必须做下去，否则，我将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

天色已经完全昏暗下来。

一个身影拄杖而来。

“小烈！”唤声中隐含悲怆。

“爹！”韦烈回身。

来人已到近前，是个花甲年龄的老者，精神矍铄，身材奇伟，几乎与韦烈同高。因为年纪的关系萎缩了些，否则会高过韦烈。照他的情况本无须拄杖，想来是作为他的兵器，他左手还拿着香纸，来意不问可知。

“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要再叫我爹，跟着小青叫我舅舅，我是小青的舅舅，不是她爹，唉！……”

“是！舅舅。”

“这些……”老人环扫现场一眼：“又是为了那面镜子？”

“是的！”

“该死！”

“舅舅来……”

“唉！”哀叹了一声，声音变为凄哽：“今天是小青的……周年忌辰，我早料到你一定会来。”擦了擦眼睛：“小烈，是小青……没福气，和乐乐一对小夫妻，她……竟然狠心地抛下我和你……走了！”哽咽起来。

“舅舅，是我没福气。”韦烈接过老人手中的香纸，在墓前点燃焚化，口里祝祷道：“小青，舅舅……也来了，你知道……”声音也告哽住。

沉默了许久。

“小烈，现在当着小青，舅舅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连喘了几口气，藉以平静内心的激动：“你们夫妻恩爱，你对小青也义重情深，你……守了一年，够了，小青在九泉之下也安慰了。”略略一顿：“你年纪还轻，如果碰到合适的对象，一定要再娶……”

“舅舅……”

“听我说，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有，小青、你、我难道都不要香烟了吗？小青……在地下能安心吗？你爱小青，就应该听舅舅的话。”

“舅舅，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先离开这里，乌衣帮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来处理善后。”韦烈不想正面答复这问题。

“好！”点点头，望着青冢道：“小青，舅舅一定要为你母女凌云山庄讨公道，否则，我……我咽不下这口气。”

“小青，我会常来看你！”韦烈加了一句。

嵩山南麓的“凌云山庄”。

凌云山庄非帮非派，只是一个山庄，但在武林中却是名震遐迩，庄主司马长啸被尊为天下第一剑手，武林道上如果发生什么纠纷，只要他一出面，片言可解。他的为人大体上还过得去，只是名高则气盛，有时难免流于刚愎，同道都敬而远之。夫人石蕴玉是续弦，属于柔性的女人，一刚一柔，夫妻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此刻，辰巳之交。

夫妻在内宅小厅闲坐。

“夫人，我有件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茜儿是已经订过亲的人，可是丝毫不知收敛，任性如故，再这样下去迟早会闹笑话，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老爷的意思是……”

“选个吉日良辰，替她和一平办喜事算了心愿。”

“老爷作主就是。”

就在此刻，一个紫衣少女旋风也似地卷进厅来。

“爹，娘，了什么心愿？”

她便是司马长啸的独生女司马茜，不必加以任何形容，她是个大美人，年纪在十九二十之间，盛绽的鲜花。

“哼！”司马长啸老大不悦。

“茜儿！”司马夫人柔柔地一笑：“你爹刚说选过好日子，为你和一平办喜事，算是了却父母的心愿。”

“我还不想嫁！”司马茜偏起头，十足地任性姿态。

“这是什么话，男婚女嫁凭父母之命，还能由得你想不

想？”司马长啸大声说。

“人家还不想嫁嘛！”司马茜噘起樱桃小嘴。

“茜儿！”司马夫人说话永远是那么轻柔温婉：“你年纪不小了，不能再那么任性，你一平师兄虽然口里不敢说，我想……他一定心里很急。说名气，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梅花剑客’，再说……”

“娘，我不要，我还想多自在几年，女人一旦成了亲，就像马上了笼头，那种日子过得多没意思？”

“砰！”司马长啸拍了下桌子：“简直是胡言乱语，都是你把她宠坏了。”目光瞪向司马夫人。

司马茜转头去。

就在此刻，一个小丫环来到门口，道了一道福：“老爷，外面传话进来，有位叫冷无忌的大侠前来拜会，现在大厅坐候！”

司马长啸站起身来，泛灰的浓眉皱了皱，自语般地道：“冷无忌，‘鬼算盘’冷无忌是个邪门人物，我跟他一向不相往来，怎会突然来访？”说完，转身道：“夫人，你好好开导一下这野丫头，我去会客。”

司马夫人颌了颌首。

司马长啸深深望了司马茜一眼木大步离去。

富丽堂皇的大厅，家具陈设都是最名贵的，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看出大至桌椅几凳，小至一件摆饰，全都价值不菲。

司马长啸与来客分宾主而坐。

来客便是中原道上有名的邪门人物“鬼算盘”冷无忌，身材瘦小，年在半百之间，人如其号，用四个字形容——精悍

阴险。脸上带着笑，纹沟很深，完全配合他的笑形，这证明他这张笑脸是数十年如一日从没改变过。

“承蒙庄主赐见，荣幸之至！”冷无忌在原座欠身。

“冷先生有何指教？”司马长啸口里说得谦逊，但意态之间傲气逼人。

“不敢，不敢，区区冒昧造访，一来是对司马庄主表示仰慕之忱，这二来嘛……”摸了摸下巴稀疏的黄胡子：“有桩大买卖特地献予庄主。”

“大买卖？司马某人对营商买卖素无兴趣。”

“庄主，这可不是普通买卖，区区打个算盘，端的是一本万利，放弃了准后悔终生。”略顿又道：“庄主大概记得三十年前曾经引起武林血劫的‘护心宝镜’？”

“当然！”司马长啸不禁动容。

“宝镜已经有了下落。”

“哦！”司马长啸仅只哦了一声，但神色之间已显露还想听下去。

“宝镜落在一个出道不久便已震惊武林的年轻剑士手上。”

“谁？”

“‘天涯浪子’韦烈，就是三剑折‘洛阳八俊’之人。”

“嗯！我听人提过此子之名。”十足的自负，神色之间丝毫不显惊奇：“冷先生意思的是……”

“司马庄主谅来对宝镜的价值知之甚详？”

“传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冷先生就所知说说看？”

冷无忌脸上惯常挂着笑容，是以看起来他一直在笑，不该笑的时候他也笑，该笑的时候他还是一样德性。

“区区综合了各种传言，归纳出了一个轮廓，那面‘护心宝镜’，传说是当年飞将军李广击匈奴时铠甲上之物，当然，是否真的是李广遗物并无关宏旨，重要的是镜面上后人所刻上去的藏珍图……”

“藏珍图藏的是什么珍？”司马长啸开始认真了。

“据说除了可以使人富甲天下的珠宝金银之外，还有一本‘延年宝笈’，练成之后，可以平添一甲子之寿数。”

长寿是自古以来，无数人追求的目标，而死亡却是无人不惧的东西，所以凡属长寿之术，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司马长啸也是人，自不例外，尤其在武林中高居名位，除本身自然寿数之外再多活一甲子，其诱惑力更甚。

“无稽之言可信吗？”司马长啸的修养到家，心里跃跃欲试，但表面上依然平静，丝毫不动声色。

“并非无稽，绝对可信。”

“冷先生何所据而云然？”

“宝镜图是两百年前武林第一异人‘不死翁’所刻，宝镜数度易主，由得主众口一词地传出，这绝假不了。”

司马长啸深深点头，眼珠子转了转。

“冷先生为什么不作自谋？”这句话问得很好。

“哈哈哈哈哈……”冷无忌笑出了声：“司马庄主，人该有自知之明，区区被同道戏称‘鬼算盘’对任何事都计算精到，以区区这点微末道行，如果妄想自谋，是祸不是福，自保不暇，还奢望什么添寿一甲子去用那批财宝？”

“冷先生忒谦了！”

“这是实话，得到了反而促其早死…三十年前参与夺镜的，任指其中之一区区都无法望其项背，但都大都不幸，此

所以特来将这讯息献予庄主。”

“冷先生的作法岂不是把不祥送与本人？”

“司马庄主！”冷无忌意外地敛了笑容，神色一正：“话不是这么说，阁下乃当今第一高手，名高望重，黑白两道同钦，没几人敢于冒犯，而‘天涯浪子’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听出道以来还没有过敌手，区区敢碰吗？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区区的意思是……”冷无忌脸上又现出了惯常的笑容，但有些忸怩。

“怎么样？”

“如果司马庄主得到了宝藏，希望能多少分一点馀润，以之安度馀年，所求不过如此。”冷无忌又欠身。

“如果本人无意于此呢？”

“那就当区区没有说。”

司马长啸起身踱步。

冷无忌只好陪着站起。

好一阵子，司马长啸才停下来正视冷无忌。

“冷先生，异宝无主，德者居之，一切均是缘……”

“司马庄主说得是。”

“如果缘到，本人不会忘却冷先生。”

“区区先行谢过。”作了一揖：“告辞！”

“那本人就不留客了！”扬起脸向厅门外：“一平，代为师

的送客！”

人应声出现，是个二十出头的华服青年，一表人材。他，就是司马长啸选作东床快婿的唯一弟子“梅花剑客”方一平。

“师父！”方一平行礼。

“代为师的送冷先生！”

“是!”

“不敢劳方大少!”冷无忌深望了方一平一眼。

“好说,冷先生请!”方一平抬手作“请”之势。

“告辞!”冷无忌再次向司马长啸施礼。

“不送!”司马长啸略一抬手,然后又道:“一平,送客之后到厅里来,为师的有话跟你说。”

“是!”方一平恭应一声。

方一平送冷无忌离去。

司马长啸又在厅内踱步,显然,“鬼算盘”冷无忌带来的讯息给他心理上很大的冲击。当年“宝镜公案”他还没资格参与,但对种种传说耳熟能详。这一重新出现,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波,乌衣帮损兵折将的事,他也有了耳闻,但不知是为了宝镜的事,冷无忌这一拜访,他便立即猜想到了,现在的问题是他要不要轧一脚?

不久,方一平送客回头进入厅中。

“师父有何训示?”

“你早已在厅门之外,对不对?”司马长啸面色严肃。

“是的!”方一平低了低头:“见有客不敢乱闯。”

“为师与冷无忌所谈的你全听到了?”

“这……弟子没注意听,只一两句。”

“你有什么意见?”

“弟子……并不了解事情真相。”方一平恭谨回答。

“好!这件事以后再说,现在问你句话,为师的准备选个日子让你和茜儿成亲,你意下如何?”

方一平喜不自胜。

“一切但凭师父师母作主,不过……”